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1952年2月下旬的一天,朝鲜战场硝烟弥漫,炮火连天,在天寒地冻的朝鲜东海岸中国人民志愿军16军47师141团2营7连宿营地,一位中等个儿、精神饱满的志愿军战士手拿一封信,聚精会神地看着,眼角不时泛起晶莹的泪光……

这位志愿军战士名叫颜邦翼,是该团2营7连的文化教员,他手里的书信,是失去联系多年的父亲颜伏写来的。颜邦翼是重庆梁平人,1929年8月出生在梁平县(解放前叫梁山县)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父亲早年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处处风声鹤唳的日子里,为了保护家人不受牵连,父亲于1932年在梁山县登报声明和妻子陆德福离婚,从此家人和他失去了联系。1946年6月6日,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父亲还在人世后,16岁的颜邦翼离家出走,外出寻找父亲。那时候家里的当家人,颜邦翼的祖母早已去世,家道开始中落。不料父亲尚未找到,颜邦翼半途被国民党25师抓了壮丁,后被编入内政部第2警察总队。1949年12月24日,颜邦翼在成都灌县石羊场随部队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又随部队参加了贵州剿匪和地方政权建设工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颜邦翼在组织的帮助下,政治觉悟迅速提升,由一名旧军人迅速成长为坚强的解放军战士,并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担任了团小组组长、支委,后来又担任了连文化教员。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部队受命到河北集中训练,1951年9月按照上级命令开赴吉林省柳河、通化驻扎,24日奉命开赴朝鲜前线,25日部



□罗大佳

队跨过鸭绿江来到朝鲜。入朝后,部队白天休息,晚上行军,沿途不时遭到美军飞机空袭。美军飞机空袭时先扔照明弹,把大地照得跟白天一样,扔过照明弹之后就俯冲下来投炸弹,专门破坏公路。美军飞机飞来时大家就隐蔽到公路两旁的树林里,待飞机飞走后再出来行军。行军过程中有两三天公路被破坏了,桥被炸断了,带的粮食也吃完了,直到把路修好、把桥架好,当地朝鲜

人运来粮食,大家才能吃上一顿饱饭。经过13天的急行军,部队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到达目的地后,战士们立即开始挖战壕、修工事,建房子,准备战斗。那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刚刚发动完“夏季攻势”、“秋季攻势”,中朝军队也发动了反击战,收复了一些失地,朝鲜的土地到处是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建房没有工具、没有材料,战士们就把朝鲜树林里的树枝砍来,拿十字镐挖起

坑筑,把树枝矗起,填上泥土,用水一泼,地上很快结冰,这样就把柱头矗起了。矗起柱头后,用泥土围着一排排柱头倒上泥土,用水一泼,很快又结冰变成墙壁,屋顶则用树枝和茅草堆在上面。房子建起后,开始在屋里筑炕,炕上放些树叶和干草,就成了通铺,大家睡在上面感觉十分暖和。

战斗间隙,颜邦翼想念祖国,想念家乡,思念着仍然没有寻找到的父亲,但他把思念之情化作了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仇恨,认真做好领导交办的每一件工作。一天,连指导员到团部开完会回来,转给了颜邦翼一封信,并告诉他这是他的父亲写来的。颜邦翼有点惊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失去多年联系的父亲,怎么会在异国他乡说来信就来信了呢?但打开一看,尽管信末署名用的是代码,但信确实是父亲写的。父亲在信中提到颜邦翼在部队好好听首长的话,积极工作,努力进取,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一切行动听指挥,在战场上把自己锻炼成出色的志愿军战士。父亲的信,字里行间透满了温馨的爱。原来失去联系多年的父亲颜伏,早已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7师师长,并于1951年4月奉命率部来到了朝鲜战场。

虽然由于战争环境的特殊性,颜邦翼和父亲颜伏没能在朝鲜战场相见,但得知父亲也在朝鲜战场后,颜邦翼的心里激动无比,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和战友们一起天天修工事,挖坑道,敌人的飞机来袭时就钻进坑道里躲炸弹,敌机飞走后又继续挖。他们把作为阵地的山头打通,把山与山之间打通,让山和山连成一片,让在山头阵地上阻击敌人的战友,在敌机来袭时可以躲进坑道,敌机飞走后就来歼灭敌人,让每个山头的战友都可以互相来往,大家把这叫坑道线。战

斗间隙休息的时候颜邦翼就学习战地文化,他把背包里的书和报纸拿出来摆放好,供大家看看书报。没打仗的日子他就教战友们唱歌、写字、学文化,学汉字、学朝鲜语。颜邦翼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记性好,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另外的文化教员,学会了就回来教大家读,教大家唱,教大家写,现学现用。有一次遇到朝鲜人民军首长来慰问,领导把布置欢迎会场的任务交给了他。没有鲜花,他就把不同颜色的树枝集拢在一起,扎成一把一把的,用藤子缠好,像鲜花一样;没有欢迎标语,他把一节一节的松树枝按照字的笔画插好,也就成了欢迎标语。1952年春节,部队驻地附近的朝鲜老百姓带着苹果等慰问品前来慰问,联欢时颜邦翼带着大家跟着朝鲜老百姓一起跳舞。此外,颜邦翼还按领导的要求报道战地新闻,他把稿子写在烟盒纸上,送到营里,营里送到团部,团部送到报社。就这样,在朝鲜期间,颜邦翼还在《战士报》发表了好几篇新闻稿件。颜邦翼的出色表现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而颜邦翼的父亲颜伏,早年在北平和梁平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奔赴江南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建立新四军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解放战争中转战南北,能征善战,打了不少胜仗。朝鲜战场上英勇顽强,有勇有谋,参加了粉碎敌人“秋季攻势”、反细菌战、上甘岭战役、夏季战役,直接组织指挥了多次重要战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灵活机动地运用炮兵战术,以少胜多,圆满地完成了上级部署的历次战斗任务,多次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通报表扬,谱写了一曲“朝鲜战场父子兵,保家卫国把敌杀”的英雄凯歌。

木垒,养心的家

□沈小玲



木头一垒就到天上了

8月的新疆并不多雨。

那天,雨却一直下个不停。等到下午5点,写生团一行10人只好冒着中雨往木垒出发。雨继续在下,车内的人实在好奇窗外的风景,不时会推开窗户,等雨一飘来就立即关上。窗外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农作物,大片黄草地掠过。同伴说地上缺水,草干枯死了。

晚上10点,到达目的地——丝绸之路的要隘——木垒,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文化厚积之地和中华农耕与游牧文明重要交汇之地。

深夜,在雨中的木垒,什么也看不清。

席间来接待的当地朋友介绍木垒。“古有楼兰,今有木垒……”当然,百度上什么内容都有,不过从他们口中得知的会更鲜活。我们知道了木垒是一块未曾开发的处女地,天永远是蓝的,景永远是美的,在海拔2000米的高地上,永远冬暖夏凉,是金庸笔下“天山童姥”的原型取材地,是天山的一个山麓,雕,是常见的。

“什么叫木垒?”

“此处在天山,离天最近,木头一垒就到天上了。”当地朋友戏谑道。

“真的是木头一垒就到天上了?”同行的几个小孩大吃一惊。

在中国,历史悠久的县名总是大有来头,不容小觑,木垒也不例外,木垒必定是有故事的。果真如此,随后朋友讲述当地流传的版本:三千年前,木垒就已经存在。《新疆博闻录》中认为木垒是蒙古语,是“河湾”的意思。木垒在清代写作“穆垒”,是匈奴语“蒲类”的转音,“蒲类”源于“蒲类海”,“蒲类海”就是现在的巴里坤湖的古称。因靠近巴里坤湖,以湖得“木垒”之名,后“穆垒”演变为“木垒”。

理解官方的版本有些费劲,我们还是喜欢“木头一垒就到天上了”的解读,通俗易懂。

一位当地朋友反复说,“我们木垒是天山脚下天然的氧吧,是养心的家。木垒是我心中最美的地方,哪里也比不上木垒,我哪儿也不去。”朋友的口头禅“我们木垒”“最美的地方”一再出现。

大概是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吧,有谁不爱自己的故土呢?

菜籽沟艺术家村落

第二天,我们奔赴写生地——菜籽沟。与西域大多数地名一样,木垒县的许多地名总让人觉得奇怪,菜籽沟是不是,有一条沟,两边种满菜籽?

通往菜籽沟的马路两旁种满了农作物,已到麦子成熟季节,地上一黄就是一大片,原来昨晚我们看到的不是黄的草,而是成片等待收割的麦子。一大片很矮的向日葵,有些就匍匐在田里。向导向我们介绍大片大片红色的花是专治跌打的红花。

天山旱地风光一览无遗。

一位江南风打扮的典雅女子在木垒书院门口等候。院子里开满了各种红色的花,蝴蝶在花丛间忙碌,并不见得比花朵少,花色正浓,江南风味扑面而来。女子引我们入会客厅。房间正当中是两张桌子,其中一张是用两扇门板做的,被洗得干干净净,上面的铁把锁原汁原味地留着,放在此处是物有所用,也别有一番韵味。

女子介绍书院前身是一所中学,后来荒废了,成了羊圈,

去年被改为书院,供来菜籽沟采风艺术家工作、休息。后院墙上挂了几幅色彩绚丽、风光旖旎的画,画的都是菜籽沟村子的风景。

书院主人、新疆作家刘亮程赶来,带我们参观。

刘亮程醉心于新疆的传统文化,他说:“在新疆,旧村庄几乎消失殆尽,菜籽沟还将古老中华农耕文化保留至今,实在太难得。”于是在菜籽沟保护性地收购空置的古民宅,建成“菜籽沟艺术家村落”,后来甚至筹资设立“丝绸之路木垒菜籽沟乡村文艺艺术节”,希望可以成为新疆乡村文化精神建设寻求一条现实的路径。

正因为“菜籽沟艺术家村落”的邀请,我们才有了本次写生之旅。

穿过后楼,到了后山,山上长满了杏树,杏树上布满了橘色的杏子,小巧,玲珑,应是杏子最熟时,女子说昨晚下了大雨,杏子掉了,掉下地的杏子都是熟的。她蹲在地上捡杏子,大家也蹲在地上捡杏子。地上杏子实在太多,不时有人惊叫,“小心脚下。”“小心踩到杏子。”大家学女子抓住杏子粗壮的树枝摇晃,刹那间,杏子如雨点般落下来。摇杏子,下杏子雨,然后,互相比谁吃到最甜的杏子。

书院主人刘亮程一再推荐后山的风景。

沿着土坡往上爬,没有路了。没有路,倒是可以处处有路。地上一堆一堆黄色的作物叠在一起,一片一片。走近一看,那作物谁都不认识,像是黄豆,外壳却有些尖。同行的画家剥开一个,马上惊呼起来,“豆荚真奢华,一个豆荚只长一粒豆。”大家都被逗笑了。

书院主人说这是鹰嘴豆,营养价值很高,木垒是中国鹰嘴豆之乡。

鹰嘴豆刚长豆会是啥模样,它也像豌豆一样会开出颜色各异的花?

鹰嘴豆旁边有很多长着红艳艳果子的小灌木,挺壮观的,每种作物的边际都会出现长满红果子的小灌木,如果没猜错,它应该是篱笆墙。唉,篱笆墙也做得有情调。

一切都是那么原生态,那么有格调,选菜籽沟作为艺术家村落是有来由的。

菜籽沟

我们写进去。

沿着马路(准确地说是沟)往前走,每一家都有错落有致的木栅栏,每一座拔廊房都是古色古香的。从这些建筑群中我们似乎看到了西域汉民族数千年的居住历史,也似乎看到了自清末到民国时期赓续的老新疆汉民的真实生活。在穿过村子往山坡走的路上,处处感受到汉民族古村落的魅力。就如“菜籽沟”村子名字一样,浓郁的乡土气息从村子的角角落落溢出来,低矮平房前,每家都会种满果树,苹果树上挂满了苹果,门前照例都会种几朵花,很是明艳,像个小姑娘,未语人先笑。

各位画家在山坡上扎营,灌木丛挡住了火辣辣的阳光。转身,对面陡斜的山坡像肆意的画卷,不受任何常规约束,各种色彩都有,但绝不凌乱。每种颜色突兀地转换却又微妙地恰到好处,甚至直接进入另一种颜色,也只会展露大自然的别出心裁:

墨绿的是树丛,深绿的是苜蓿,淡绿的是刚长出不久的草,金黄的是鹰嘴豆,橘红的是麦子,每种相近的颜色必定有差异大的色彩镶嵌中间。农夫连庄稼地的色彩也是计算好的?许是他们无意中就此随性洒泼的。对面的山坡很陡,色彩像是

有人齐整地泼下来。已被割掉的麦子一堆一堆地躺在地上,乍一抬头远看,还以为是羊群在低头吃草。

画家们很快进入状态,没多久他们笔下的风景就跃然纸上。我似乎明白为何艺术家们青睐菜籽沟了,那里每一个角落落的景色都可以入画,一转角,景移动,另一种美景又出现在你的眼前,作画的喜悦无法比拟。

山坡上又是什么风景?

穿过一片茂密的苜蓿地,到山顶。眼前又是一种景色,黄成一大片,红成一大片,当然还有一大片的绿色。远处有一中年男子带着一小青年在割草。

我在山坡上向他们喊话,“为什么不用机器割草?”

那男子告诉我,山坡太陡,不能用机器。

问题好愚蠢,如此陡的山坡,谁敢开车上去。

“割一片草需要多少时间?”

“一周。”

“割大片麦子需要多少时间?”

“一个月。”

“你家有多少地?”

“不多,就五六十亩。”

五六十亩,我一听就晕了,他还说不多。

在山顶上看到的景色与山坡的景色同中有异。一样都是色彩明艳,斑斓。有女子在牧羊,羊如白色小花镶嵌在绿色的草地上,羊阵变化多端,根本数不清有多少只羊。一转眼,羊群钻进树林,不见了。远处,几头大马出现了。

特殊的山顶地貌与大片农田珠联璧合,构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周围一片寂静,连绵不绝的景色从眼前缓缓地展开,每一座山头每一处山谷每一块平地的风景都让人意外。菜籽沟村子被小山坡阻隔,已看不见。怪不得书院主人说:“菜籽沟,就是有人经过,也常常会被忽略。”

养在深闺无人识。鲜有人知道一条沟的风光让人如此震撼。

太阳西斜,画家们的作品已完成,他们一脸满足地收拾画具。一群纯粹的画人,对绘画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信仰,生活简单,精神富有。

养心的家

每天坐车出门写生,回客栈时,常会在某一处见到“天山木垒,养心的家”的横幅。看过太多的养身广告,养心,却没听过,是不敢吧,谁有底气说“养心”。

此时此地,养心是名副其实的,不加一点修饰,正如“乡愁客栈”,有一种乡土,野趣。

坐在客栈院子里,我再一次追问客栈主人为什么取“乡愁客栈”的名字。主人回答很文艺:“何处解乡愁?木垒菜籽沟。”中国有90万个自然村,乡村一个接一个消失,留住乡村,就是留住乡村文化的根。在中国西域一个自然村,一位淳朴的老百姓为自家的客栈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

我们纷纷为客栈的“乡愁”特色出谋划策,为菜籽沟的“乡愁”打广告。画家们画菜籽沟的一切:劳作中的村民,满地跑的猪,独具风格的麦子、鹰嘴豆、木头房子。他们用情感和心灵去作画,记录菜籽沟的乡愁,又从那片土地上不断地汲取力量。艺术有了生命,艺术的种子就在那片土地上生根,就是离开了,菜籽沟的“乡愁”也会像陈年老酒一样发酵、挥发,历久弥香。

晚上,继续在苹果树下烤羊肉,炭火的气息笼罩着每个人,几棵树上的苹果不时啪、啪地掉下来,听客栈主人“摇滚大哥”吹牛,听王老师绘声绘色地讲哈萨克语。无月,苍穹上满是星星。远处,隐约传来狗吠声。“乡愁客栈”布条在微风中摇摆,一大一小的木头岿然不动,木头顶上的红灯笼随风轻轻



马常玉作